

钱塘江

心香

一起晒太阳

召之即来,挥之不去,平添浮生几多愁。所幸,暖阳之暖,暖在相遇之欢,珍惜之美,总与辞旧相随,与迎新相伴。

流年似梦,带领我驶入回忆的隧道。儿时的旧屋,平顶别有洞天,别开生面。

在楼上,在水泥地的平行世界里我躺在它的怀抱里,感受阳光的恩宠。天上是道道金光,照亮了童年的梦,让寒冷无处遁形。那时候,感觉有大把的时间,父母没有手机,我也没有手机。线下的生活,有寻常日子的欢喜。我做我的事,我发我的呆;父母忙父母的活,父母想父母的心事。突然觉得那样的光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幸福和满足。

我们这一生,忙忙碌碌的时刻想必太多,而太阳总在提醒我们慢下来,靠近它,在某个辰光,某个角度,也不妨直视。毕竟,阳光的背面是阴影,而阴影的另一面是阳光的眷顾。

那些熟悉的,陌生的老人们,一到冬天,就会聚在一起。他们像约好了去看电影似的,准时,耐心,满足。在某个空间聚集,或许不说话,或许喋喋不休,如同孩提。我知道,老人们在阳光下享受的是对未来的期许和当下的沉浸式体验,其间自然也有隐约的“忘掉过往”之意味。虽然他们不知道,日照的恩宠让水仙、福寿草含苞欲放,不知道大诗人杜甫吟起流传千古的佳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但他们知道,自己会口口相传的是:晒太阳能补钙,能提高免疫力。

前些日子,父亲跟我说,最喜欢的就是楼顶的阳台了。只要天气好,他和我妈会准时“打卡”,就那么晒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晒得身上暖暖的,心里暖暖的,好像阳光底下,冬天不曾到来,希望一直在心里涌动。

冬日的阳光值得收藏,放入记忆的记事本。因为,好阳光的日子不是天天都有。而这样的暖阳,拉着我们走向春天。

赏梅启迪

孟祖平

冬日,早梅盛开,暗香迷人,杭州超山、孤山、灵峰、西溪的梅花会吸引许多游人前去观赏。

杭州赏梅历史悠久,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盛行,当时杭州梅花种植区域已从孤山向西湖周边扩展,直至灵峰、西溪、超山等地。走进超山梅林赏梅,我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超山梅花,以“古、广、奇”三绝著名,“古”是指超山有古老的唐梅和宋梅,“广”是指这里有广袤的十里梅海,“奇”是指超山梅花以六个花瓣为奇。

这里的梅,像一方巨幅的宣纸,以梅为笔,酣畅淋漓地写下一个无边无际的“梅海”。它们是泼洒开的,从这座山绵延到那座山去,人在花下走,像是浮在雪香的海洋里。远山近坡,目光所及,尽是深深浅浅的云霞,虽是轮班,可歇一会,可到了最后,人人都累得腰背酸胀,却又眉眼含笑,心里的喜悦犹如水东去的流水奔腾激越。

记得有一年,我们忙了整整一夜,东方既白,雄鸡高唱,最后一笼年糕才算完工。我顾不上疲惫,赶紧嵌了满满一筒。咬下一口,萝卜丝的脆响,是破晓时分最清脆的齿痕;猪肉的油光,还映着昨夜的星月残辉。多少年后,手工做糕的场景渐渐不见了,机器生产的年糕,成了市场的主流。当工业化生产线将年糕压成规规矩矩的长方体,我们失去的,何止是手工捶打的米香?更是时光在匠人工艺里藏着的意外之美——是邻里相帮的热闹,是长辈掌勺的专注,是年关里萝卜猪肉嵌糕那股沁人心脾的香气与温情。

去年五月的一天,我去横峰偶然看到几位村民围在炉子边做年糕。问及缘由,他们异口同声地答:“自己做的,才香哩。”我忽然懂了,他们手中揉搓的,哪里只是一团年糕?那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是一段难忘的旧时光。

超山梅花的魂,不全在繁花的“广袤”气势里,还在于那跨越千年的古梅之中。中国现存 的楚梅、晋梅、隋梅、唐梅、宋梅等“五大古梅”中,超山独占唐梅和宋梅两种古梅。在大明堂前,唐梅以遒劲枝干书写着盛唐气象,历经 1300 年风雨仍在绽放花朵,苍劲树干与柔嫩花瓣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移步宋梅前,宋梅像是无言的老者,初见时,以为它是一尊雕塑,主干乌黑的树皮皴裂出深深浅浅的沟壑,像是风霜雨雪刻下的碑文,

的一群儿女”,是“老友亲戚闲谈平生,清茶之外,佐以小酌,直至上灯不散”的家……有心人统计,他一生移居过几个地方,每到一处,他都苦心经营着家,并取了温馨的名字。“缘缘堂”之外,还有上虞春晖中学的“小杨柳屋”、遵义的“星汉楼”、重庆的“沙坪小屋”、上海的“日月楼”……

他和夫人生育了三儿四女:丰陈宝、丰宛音、丰宁馨、丰华瞻、丰元草、丰一吟、丰新枚……作为父亲,他要为子女遮风挡雨,要建个舒适的家……在这样的家,他要给孩子压岁钱,他要和孩子一起烘年糕、煨白果、猜谜语……他的悲悯与仁慈,使他不仅对外人好,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好得让每个孩子都自由地成长。然后学有所用,学有所成。

他在《全人类是他的家族》的文章里说:“……在这时代,家族有无,不成问题。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小数十人,也不相关。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独身者,也感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全人类,是他的家族。”

这可以算是对家的一种理解吧?比起我们,他实在是知道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小家,什么才是他丰子恺需要的家。

娜”的书法艺术风格——就在现在,他家乡和亲人或学或仿他写字,取的也都是他的笔意。

有了这些“家”做底色,当然可以说他是一位大大的艺术教育家了。

况且,他是妥妥地当过老师的。他的履历表上就有在中小学、师范学院和大学执教的经历。抗战期间,他在桂林师范和浙江大学任教,写了一本《教师日记》,讲述他的教育历程,提出“先师识而后文艺”的教育理念。他的学生例如金石篆刻家钱君匋、书籍装帧设计家陶元庆、花鸟画家李道熙等等,个个闻名遐迩。

有一回,这位有着很多“家”的人写了篇散文叫《儿女》,童心绵绵地说:“近来我的心被四事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被这四事占有的他是多么幸福啊!站在石门湾缘缘堂的二楼上,一边抄录着他的事迹,我一边想,这么幸福的人占有这么多的“家”,偏偏,每个“家”都当之无愧!这种人,世上真是少之又少。

想成名成家的,在他这里只取一种就够了。可他却又偏偏不在意。他更在乎的似乎总是缘缘堂的家。

是他眼前承膝下的“这个燕子似

丰子恺的家

气象。戏剧家赵景深说:“他只是平易地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

有人说他也是翻译家。他确实早年翻译了不少日本文艺专著,中间又翻译了苏联音乐美术专著与文学著作,晚年又翻译了几部日本大型的传奇物语。《苦闷的象征》《猎人笔记》《源氏物语》《旅宿》,都是他翻译的代表作。他译著的数量和影响无愧于翻译家这个称号。

著名文学家唐弢在《谈封面画》里说,他在“五四”前后的书籍装帧艺术家里,成就首屈一指,而其他的“几指”都是他的学生。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书籍装帧艺术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说他是一位装帧设计家,还能说什么?不说他是一位书法家。

本来我想说,他是不经意间成为书法家的。但想想不对,他出生书香门第,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临摹过《张黑女墓志》,后又受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等先生的点拨,直至晚年还临写《索靖月仪帖》。评论家称他包容了碑、帖的精髓,形成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书法艺术风格——就在现在,他家乡和亲人或学或仿他写字,取的也都是他的笔意。

名家

徐迅

丰子恺的家叫“缘缘堂”。是家,也是他的书斋。

桐乡石门湾有一条小河,书斋就建在小河边。缘缘堂名源于他的老师弘一法师。他要老师为书斋取名字,老师就让他 在佛像前写几个字抓阄,结果两次抓到的都是缘字,于是就叫缘缘堂了。缘缘堂里,他度过了 5 年幸福时光。但 1938 年侵华日军的炮火炸到了这里,缘缘堂遭到破坏,只剩下一扇烧焦的木门。

现在,这门还在,镶嵌在缘缘堂的一堵墙壁里,用玻璃罩住了。

没有了缘缘堂,也就意味着没有了家。但丰子恺分明又是许多“家”的:画家、文学家、翻译家、装帧设计家、书法家、艺术教育家……这些“家”,让他声名鹊起,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一个人就都做到了。

首先,他是画家和文学家。

说首先,是因为世人只要说到他,就会说到他的漫画;而说到漫画,就会说到他。他的漫画里有一种独特的意蕴。意蕴里又有特别的笔意。随意却有大讲究。用这种讲究作文,便自成了

艺境

《岁朝图》的画外音

温和

《岁朝图》是近古时期一种以庆贺新春为主题的绘画。自宋代出现以来便作为岁朝民俗的一种祥物。观《岁朝图》,能读出万家灯火的社会风俗,也能听到百姓太平的民间音声。

明代诗人沈宣的《蝶恋花》写道:“接得灶神天未晓,爆竹喧喧,须要开门早。堂壁钟馗先挂了,春联古语辉文藻。”可见这一岁时民俗的延续,明代画家李士达的《岁朝村庆图》正是这一岁末民俗在吴中民间的真实记录。

以占据画幅中心的溪左村舍为例,我们既可以从前院两对孩童点燃炮仗后捂耳躲避的丰富姿态而领略到此起彼伏的热闹声景,更能够因松下后院门户内、中堂悬挂的钟馗画像,感受到浓郁的吴中岁末民俗。

南宋范成大《吴郡志》:“是夕爆竹及雉,田间燃高炬,名照田蚕。岁节祭糗除夜,祭毕,则复爆竹,焚苍术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岁。”反映出爆竹这一生活习俗驱疫避瘟的早期愿望,而明清开始普遍以燃放烟花爆竹为描写的岁朝欢庆场景,则因对孩童的描写反映出祈求人丁的朴素信仰。这一点从清宫收藏的《升平乐事图册》中第四页

可以获得印证。

《升平乐事图册》中儿童一人手持“报旺鞭”,与另一左手捂耳、右手点火的儿童配合出燃放谢年的场景,后排的三位妇人,或捂耳或伏案,看似表现喜庆吉祥的场景,其中一妇人手持一串未燃鞭炮娇媚笑视,反映出整幅图画以妇人耍戏表现祈望人丁的文化信仰。

与岁末的钟馗画像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祝福一样,以装扮钟馗为内容的《岁朝图》则反映出这一钟馗信仰的娱乐化。仍以《升平乐事图册》为例,其中第八幅的内容即以耍戏主题的乐队为伴奏,反映出扮演钟馗形象的文化活动的观赏性。

画面左侧手舞足蹈的钟馗身材矮小,不及怀抱耍戏的妇人之半身,可见仍为儿童扮演,而画面右下的三人儿童乐队,以喇叭、铙钹、板鼓为钟馗的扮演者伴奏,表现出太平锣鼓的喧闹乐声,一如清人沈钦韩笔下“一色人家以击钲鼓,打盆、吹角为乐,架放烟火,谓之闹元宵。其声聒耳,客有造门者,不应也”中的“闹元宵”。

画面是瞬间的捕捉,是静止的,但透过画面,我们仿佛能听到从遥远年代传来的声音,声音里带着喜庆,带着欢乐。

温岭年糕记

陈连清

我的家乡在温岭横峰,作为家乡放飞的一只风筝,长期居住他乡。小区的不远处有一摊管横人开的“温岭嵌糕店”。每天早上都去买一筒糕作为主食。

嵌糕,就是在糕中嵌入馅料,其外皮就是米糕,与过年时做的糕是同样东西,故叫年糕。无论正月半和七月半,抑或腊月小年、谢年、过大年等,这些深深扎根于农耕文明的日子,家家灶上都飘着年糕的香气。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年糕是稀罕之物,平日里难寻踪影。若是实在嘴馋,兜里又恰好揣着几毛钱,便要跑到横峰街上买一筒糕。你看,卖糕人眼疾手快,一刀切下半斤糕团,双手飞快揉搓,掌心的温度焐热糕团,转成一方不薄不厚、像手帕般柔韧的糕皮,再铺上肥瘦相间的猪肉、爽脆的胡萝卜丝、碧绿的芹菜、金黄的鸡蛋饼、鲜香的豆腐干丝,巧手一卷,便成了豆荚模样的“温岭嵌糕”。

1981 年我在温州读书,想吃糕了,上街寻下街,连碗汤糕都寻不到。在温岭汤糕也很受欢迎,它和汤面一般,只不过将面条换成了切成条的年糕,一碗热腾腾的汤糕,暖了肠胃,也暖了岁月。

做年糕,原料也十分种。大米一般选晚稻米,早年的农垦 58,黏性更佳,是做糕的首选;纯用糯米捣出来的,唤作“麻糍”,又是另一种绵糯香甜的美食。困难时期,还曾有过用番薯渣做的糕——那是番薯碾出淀粉后剩下的渣料,做成的糕呈浅黑或褐色。因榨干了淀粉,那糕既不香也不甜,入口粗糙

干涩,嚼着竟有些像难咽的中药。可粮食不亏,只能拿它充饥。

我记得好些年的大年初一,碗里的糕都是一半米糕、一半渣糕。母亲怕我吃不下,总把她碗里仅有的几条小米糕,悄悄拨进我碗底,自己低头嚼着渣糕,喉结费力地滚动,眉眼间弯着笑哄我:“慢慢吃,嚼细点就有甜味了。”

做糕得备齐各样工具:石磨、蒸笼、石臼、揉糕的大木板,缺一不可。平日一家一户小体量做糕,用小捣捶砸便足够;到了过年,就得用上村口的大石臼。那石臼占地颇广,静立在那儿,像一只盛着时光的大碗。石捣杆垂首的一端,沉沉对着臼心,如向天而问的秤砣;翘起的那头,正等着农人用脚掌的力道,一下下踩出生活的答案。

磨粉,是第一道重体力活。石磨由上下两扇厚重的圆石磨成,石面上凿有细密的沟纹,相向咬合。推着磨杆转动,米粒在石缝间被碾成细碎的粉末,半天下来,即便是壮实的汉子,也会大汗淋漓、腰酸腿酸。多年后,柴油机带动的碾米机进村打粉,才将农人从推磨的苦累里解放出来。

和粉,是把水和粉按比例搅拌均匀。最讲究分寸,拿捏火候的。大伯是高手,他常说:“水是骨的筋,粉是肉的魂。”他徐徐将温水注入粉中,五指如梳,在雪白的粉堆里勾勒、翻搅,那种情像在安抚一个初生的婴孩。直到抓一把粉,能成团,轻触即散,方是火候到了。他说:“一斤米,出一斤四两糕。”这多出来的四两,是横峰水的滋润,是灶膛火的暖意,更是做糕人掌心的温度。

炊糕,要守在灶台边紧盯火候。和好的粉,倒进特制的饭蒸里——那饭蒸

是木板箍成的圆桶,内置一顶斗笠状的竹制蒸格。大灶里的柴火熊熊燃烧,蒸笼上腾起滚滚白雾,氤氲着米香。约莫半小时,糕便炊熟了,揭开笼盖的瞬间,满屋子都是勾人馋涎的馥郁米香,连灶台上的铜壶,都似浸了三分甜意。

捣糕,是最热闹环节。炊熟的糕坯,要趁热扛到百米外的大石臼里。四个汉子脚踏杵杆,起落之间带着节律。臼边还坐着一位“老把式”,趁着捣杵抬起的间隙,飞快地翻动糕团,让每一寸糕坯都被捶打得均匀软糯。众人喊着“哎哟哎哟”的号子,石捣杆落下,传出闷响。十来分钟后,一臼糕才算捣好。那时我年纪尚小,喜欢赶热闹,跟着大人踩捣杵,一笼糕捣下来,早已汗湿衣衫,气喘吁吁。汉代春晖砖刻有言:“春之捣之,柔乃愈刚。”说的的大抵就是这股力道与匠心的交融。

授糕,是做糕的收尾。捣好的糕团被搬回家,切成小块,在撒了干粉的大木板上反复揉搓,塑成一根根长条状的年糕。

年糕做好后,要放上一周左右,再赶在立春之前浸入冬水。老辈人说,春一到,万物苏醒,水里的微生物多了,便不洁净了。这其实是农人的生活智慧——用冬日凛冽的清水,抑制微生物滋生,让年糕得以久存。《天工开物》云:“冬水冽,藏物不腐。”古人诚不我欺。

过去农村过年,做年糕从不是一户人家的事,而是整个大家族的集体行动。这图的是过年的热闹气氛,更重要的是家族里那份浓得化不开的骨肉亲情。

大家族做糕,是一户挨着一户轮的



升平乐事图册之四 放鞭炮



升平乐事图册之八 钟馗